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三

圖書編

邊類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以陝西延綏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入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

而濠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蹄，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粮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賦，則以塡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

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至西徐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每歲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為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奧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為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關一帶為門戶門庭攸有總督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事宜

固原邊政總說

固原邊鎮本羌戎故地秦關壤爲隴西郡　國朝混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殺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二千六百餘里蓋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也然黄河積石環于後嶓冢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蘭靖緊隣虜穴百步之內率皆强敵且當三秦門戶衝險爲最而河洮近邊舊無虜患自丙酉虜居莽剌川漸逼內地窺我藩籬則門庭肘腋之間生一

邇國邊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强而失額頗多洮岷之兵漸增而半皆未練

靖虜古會寧地　國初設巡司統撫戍兵以防河東正統二年始置衛列乾鹽池等四堡爲安會藩籬東接寧夏西界金城北抵大小松山逼臨虜穴衝險甚矣永安堡近設守備一員建戍北塞以張犄角之勢外援內應鉅患其少弭焉或云塞梁家等口之路則河套之虜不能入扼雪山水溝之險則山後之虜不能侵似亦保障之策毋以款和爲得計也

蘭州古金城郡也　國初爲蘭縣併置衛洪武三十

一年、肅藩移封、而中護衛從焉、成化間、改縣爲州、外通虜穴、內屏臨鞏、乃甘肅之咽喉、秦隴之門戶也、分布列戍、置塞周防、被山帶河、險要可據、唯是冬春冰結、則中流天塹、與虜共之、一度洪津、便爲內境、機宜戰守、豈與諸邊一律哉、

河州、漢枹罕縣地、國初置衛、成化間、附衛爲州、洮水遶于東、積石峙于西、二十四關、屏蔽內外、城塞相聯、聲援易達、獨歸德孤懸一隅、道路阻隔、又七百里而遙、然招番易馬、制定羈縻、藩籬既多、跳梁無恐、惟近年東虜丙兒諸酋渡河而南、住牧近郊、蠶食番族

環河山斋産之裔、剽掠殆盡、侵陵逼近、積石之西龐龍溝口、乃諸關之門戶、實通賊之要衝、于此建堡築臺以扼險要、添兵置將、以固關防、併團聚番兵共圖保障、聯絡歸德、用成犄角、庶幾河湟有安枕之時乎、

歸德、本西羌地也、先漢擴攝為貴德州　國朝建守禦千戶所、設番站者七、屯寨者十、蓋為河州藩垣、計也、土沃壤肥、堪以屯戍、崇山疊巘、足以拒守、形勝則有餘焉、顧以彈丸之區、星懸境外、既與諸番為伍、密邇莽剌、復與強虜為鄰、駕馭撫處、較昔甚艱矣、且距河州七百餘里、烏道攀緣、驛程阨阸、北望湟中、既阻

洪河南去洮陽遠隔異域兩地絕徼豈能捍禦故隴龍溝戶議添守備阨險塞衝地利既得聲聯勢接輔車可成且招撫諸番自樹屏翰安邊保境莫此爲先豈直歸德藉有比隣而河洮之保障亦固矣

洮州古諸戎地後周置洮陽　國家因設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寨堡聯絡俱有官軍守禦焉境內西番九十餘族　須降金牌爲符易馬以示羈縻自萬曆辛巳間將吏弛防疆圉失守以致丙酉擁衆搶番直抵城下殺我官軍大掠而去比時過執和款竟未一懲虜遂憑陵封周巢穴莽剌川一帶乃咸甌脫三百

矣而派有定額甲去則乙之存者爲之賠殺者多而賠者少久之則并乙而疲且逃矣乙幸不被於虜而不免于疲且逃是相率而盡之術也清理戶之額而爲之均可也大同之所謂存爵者要以供 王府祿米爾初年以見在之額派大同列邑以爲之供其數正相適也今民之輸者日有減耗于虜而 宗藩給祿之額則且百倍于初如開封桂林同爲急切然彼爲一省尚可或掊或借以紓其急而大同則一府且邊也罷數千人於城中而使其枵腹則何以善後

河套敘　河套特邊防之一然爲國家要害所係故後詳之

河套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 國初虜通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

以爲屏蔽、如南峪楊家等寨者十有七城南白水江由徼岷而入川、城東兩河口由階文而達陝、此形勢大較也、第番漢錯居、中外不別、貿易來往數起爭端、惟當事者持之以廉平、撫之以恩信、今查本城官軍止一千三百有奇、既屬單弱、而召募之衆、半皆異類、

階州、周秦時氐羌所居、漢置武都郡、唐置階州、 國初改階縣、旋復爲州、西有白水江、江之西南有西番二十四族扼險屯戍、黃鹿壩等堡則一十有三焉、藩屏亦既周密矣、再設分守參將兼轄西固文縣二千戶所經制不稱備哉、

文縣古陰平道元置文州國初改縣設守禦千戶所編戶三里寨堡有十諸番環聚大小三十八族耕牧爲業文臣武將並列於一城之間馬步官軍分守於要害之地經制亦甚當矣

總論

按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爲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即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種所藉河套自套失于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爲胡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

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墩五十六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艱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戍邊糜費止欲隔絶羌胡以息其爭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匹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觔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名馬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匹糧料三萬三千四百一石有零鹽糧五千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一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兩七錢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匹棉花七千四百六十四觔

凉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色粮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八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

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二
萬兩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
百六十四匹綿花八千四十五觔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
七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
糧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
十一石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十七束布九千
八百一十六疋綿花三千七百一十五觔
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
三百三十九匹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

運本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疋棉花三千一百五十一觔

五涼沿革附

晉將張軌據河西(今甘州)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暠遷酒泉(今之肅州)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里今沒于狄)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西寧)號南涼　唐呂溫詩樓高望五涼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

富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凉相繼與五胡角立
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
唐韋蟾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
其爲塞北之江南以此。
按凉州各衛。即五凉故地。在漢爲武威郡及甘肅一
帶。即漢張掖酒泉燉煌數郡。形勝峻險。風氣強勁。且
多產良馬。而土之所宜。自足供贍一方。不必取辦中
國。故五凉與五胡相終始。元昊亦與宋相頡頏。何嘗
假給中土之餉餽哉。自唐末失之吐番。至我　朝始
復其故地。置各衛以相聯屬。獨燉煌在嘉峪關外。棄

與西番已失八策矣昔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廐牧迄今猶須之苟曰不然地獨非五凉元昊之舊而充國毛仲何人哉或曰榆林固原花馬池當盡屬之總督莫若移陝西撫院于臨洮并撫綏河西各衛是亦一策也

莊凉要害

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凉州永昌門戶六壩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在陽州二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

洮州鎮屬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官軍六千一百七十五員名新舊召選舍人土兵民夫八百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九百六十石有零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千九百四十九石有零布八千四百疋綿花三千三百觔

岷州鎮屬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二千一百九十二疋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

五百九千四石有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疋
綿花一千三百二十二觔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
束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
二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
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
千六百八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
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
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
銀二千一十二兩五錢

經畧河西

先是總制尚書唐　題該本部會議得甘肅地方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若因地肥饒所在五里或十里築堡一座堡制規模可容居人二三百家每堡近門築墩以便瞭望每堡四面離堡三尺餘外築攔馬墻高一丈中挑墩堡深一丈濶五尺內築子母墻高五尺厚三尺以避賊勢自西而東肅州起工堡大路兩旁中設井一眼或近水去處其築打堡墩事宜當摸倣充國遺意合用稍把繩木一應器具爲之備堡內居止造房木植聽本處巡撫官會同屯政官斟酌地方

賊情緩急量撥官軍架梁防護摘撥官軍雪山採辦查撥屯軍押送一堡完成一堡起工若人力有餘器具完備聽其數堡並舉亦無妨礙要在因地遠近以築堡困堡大小以召人不必拘定某處築幾堡三五年間屯堡充實兵食皆足然後買馬給丁等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

高臺鎮東四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漢燉煌郡地也與前四郡皆隷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迺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凉州岐而北二百餘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是難山勢聯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最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

田部倒相望為聲壘才報捷聯不能便兵戍傳聞其
烽火通勢併力以遠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字其
藩之臣惟以充闒為法況茲剝散之餘非豪傑任事
師得矣本無高據也
之臣其孰能為之且哈密耳畫藩籬諸番領袖成化
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累朝李淮之議曰
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
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效矣蘭州舊有管
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
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遠涉若以省祭一官專駐蘭
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例而移郎中
于其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

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戸所巡又
蓋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莊參將
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
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
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
可久可繼之道也

甘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
名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
十七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
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

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例銀
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
名馬二千七百七十八疋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
十三石六斗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
十二兩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
萬四千一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
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疋屯糧料二萬
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

十石有零民運鈔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京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四百八十十八觔毛襖五百六十二領

甘肅事略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歌曰亡我祁祁連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故　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都司

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爲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郎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罕東六鎮古燉煌地土官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溥于鹽利華夷賴之

桂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北之他邊不同極爲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爲韃子南爲番子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則棄之恐韃子倬至擄掠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地專倚水利近時甚微不能澆溉詭者以爲勢豪占

套鲜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于此也

甘肅各衛

𠇔浪漢允吾舊地南接金城北抵安遠邊之東則爲松山西北則黄羊等川爲唐之河故壤賓兎諸部自款貢始駐牧焉唯是强虜鱗集諸番蟻聚片通一線之途是爲内徑乃四郡襟喉要地也風土寒凉五穀不産鎮番沙井之間水草俱限于邊外樵採爲難惟連城大通等堡比隣湟中平原沃野宛然屯田之鄉然皆屬氏部落所居堡塞未修平多營窩苟責成而整飭之亦可以資犄角之勢

西寧古湟中地，以湟水經焉。其境四山環帶，中亘三峽，亦形勝之區也。衛城建當三川之間，勢取控制，而西北地形漫衍，守望寥濶，生熟諸番布滿山谷。西南當青海門戶，為虜必窺。歲時問遺互市，詞遣貢孔道焉。碾伯當二峽之間，四山峻列，西北一線之路與莊浪通，山徑阨隘，勢難飛騎，虜不出湟塞之北，循山而東，則碾伯可高枕而卧矣。獨北山諸羌為先零故種，控弦飲馬，頗肆憑陵。近歲以來，往往敗衂，分地保塞，業已犏服。古鄯披山帶河，川谷平錯，土漢雜居，村落相望，蓋別一疆域也。往時虜自松山而馳穿莊浪北

塞逾紅城渡河則山川為必窺之地款貢以來此衝
邊塞諸羌羈縻成俗遐邇晏然
國家經畧河西四郡未復高昌北壘與虜共之則肩
背既踈門庭漸逼獨虜患未甚我境亦安湟中一隅
無異內地此一時也正德初亦不剌以得罪酋長扣
關請降倉卒失圖遂致闌入安定諸衛破亾一空青
海之間始為虜穴此首亂也又一時也唯時謀臣策
士不遺餘力己巳以後東虜數侵雖疆埸擾擾而海
土既服漸徙歸巢蓋自己未俺酋之犯餘種落落且
盡矣此又一時也老酋悔既奉貢稱藩玉門以東悉

偃兵革戎狄無厭狡焉啟疆本以併吞之謀駕言微
佛之利擁衆西收再據海賊我稍疑其非誠彼詭託
于尼刺上下相信塑彼術中建寺請額遂爲虜創一
不拔之基吁計亦左矣

古浪唐和戎縣地也正統三年設守禦千戶所蓋爲
全凉門戶北西南則石頭等溝諸番羅列東北則黃
爭諸川衆虜環窺彼出此沒交相爲患最難控制然
惟本地夾之柘林之山阻以古浪之水有險可據且
黑松安遠各該遊擊都司一員道路非遙兵馬齊集
一聞警報刻期應援亦足自守顧孤城斗絕虜犯武

威實稱孔道扼吭拊背平時不可不先爲之備
涼州本漢武威郡地廣民衆村寨墩堠良田沃野生
植殷繁温萃之景不殺于四時有内地之風焉故四
郡稱鉅者涼州爲最額設副總兵一員統兵以守黑
松則設遊擊居中調度應援于兩路之間安遠則駐
都司依限更番防禦于一線之地且西北有鎮番永
昌爲之屏蔽東南有古浪西寧爲之障蔽蒼而鎮腹
心也虜雖卒入我亦易守往自成化間防禦少疎連
遭虜掠居民逃匿者甚多事且内設營伍委而不守
如㩐泉紅水扒沙盡爲棄地東連莊浪速罕等堡守

望隔絕則賀蘭以西鎮番以　漢武故地悉羈縻焉而中國蘭靖莊涼之間如無安枕之時良可慨也尋討故事總督彭澤建議恢復誠安邊至計

鎮番古姑臧縣地畝出武威二百里極臨窮塞蓋涼永之藩籬也始設守備一員領之繼改參將以壯彈壓列堡屯戍防禦亦嚴但其地沙漠平漫無山谿之隔馳驟易逞完壘爲難東接寧夏賀蘭之王庭南隣大小松山之虜穴前接山丹後通甘鎮要害孤懸西鎮爲最

永昌漢鸞鳥縣地也　國初建衛設守備控制番夷盛

化間始爲遊擊以備應援萬曆初罷遊擊爲恭將官秩愈崇則體勢愈重然此地東西控帶南北犄角悉爲重地而原隰之廣不啻千里益武威之上游焉顧地形平衍無險可恃北有石門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經之路山南黃城兒則又殘元遺址水甘草茂牧養蕃息久爲精處戀牧之所寧遠子立塞外與虜爲隣且自和欵以來海上多故虜馬交馳殆無虛日

山丹周秦爲月氏地漢置刪丹縣　國初置衛設守備以控制之其地川原平衍守衛既屬難周尺籍半空兵馬尤爲單弱但西去鎮城百里而近重兵相隣

聲援自易東去石硤八十餘里誠重鎮之襟喉也惜地里高寒又多沙磧市無土著野無田疇故設都司二員更番備禦而所統官軍皆西鳳平漢之民素非慣戰雖充行伍徒具虛名

甘州漢張掖郡地山川盤回形勝交合河西中會之區也　國初開邊置伍設行都司爲之總轄兼　命文武重臣爲之鎮撫與夫屯田馬政諸執事皆備焉所以制馭番虜屏翰秦隴者計甚周已然山川廣濶邊多要衝考之額兵二萬五千今存者止十四耳守望不稱勞費哉年求置將屯兵分扼形勝故洪水之

設遊擊坐劄南山平川之立守備專防北塞則虜之出入去來叅前後俱防首尾相應且東築險隘西劄邊垣區畫詳明備禦嚴密

高臺漢樂涫縣地南番北虜防禦頗艱萬曆間易守備而設遊擊於白城之山鎮于前黑河之水遶于後川原平曠屯田用武莫善于斯顧自回夷幾破于嘉靖二年之後驚虜猾番暴掠無厭遂致沿山紅崖等堡一望蕭然自欵和以來邊境少寧人民占籍漸開可耕之田坐收稼穡之利然當番虜之衝者則六壩一朱家灣尤甚焉水塘湖係我內地而虜每盤窩

鎮夷本漢酒泉封內地歷隋唐五代而宋末有建置止沙磧而已自國家收復之後開設鎮夷守禦所建城池置屯戍以遏番虜之衝天順間河水浸決城郭半圮改易舊基創立新制經營肇造屹然稱于城矣但地里平衍控列黑河之外極當虜衝始設操守繼設守備乃立遊擊防禦亦漸嚴矣而兵僅千餘單弱如故且上之高臺百有餘里猶可聲援下之肅州則二百里而遙雖在封內緩急不繼

肅州漢酒泉郡地幅幀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百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棄地

在焉海虜在南瓦剌土魯番在西北諸夷環聚腹背肘腋悉皆敵國孤懸重地莫此爲甚往時經畧專在哈密蓋恐其撤我藩籬絕我貢道耳今西事業已寧謐獨欵虜往來茲地無異甌脫非竊截貢夷則剽掠番族久而不已其憂豈在土魯番下哉且徼塞之間近有流牧之虜別無酋長數數盜邊似宜議剿以杜蠶食嗟嗟西望嘉峪則故壘猶存北眺西州而輿圖已遠疆場既促控制爲難流衆已繁群謀不逞實武備以壯干城固邊垣以分內外劫流虜以開貢道扼要害以樹聲援此四郡共憂酒泉其尤急乎

西事珥餘

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溫和有溉田募壯健詣田所爲本業稍築列亭連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議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唐遂置西州及交河等縣按其地今賀蘭西北直抵鎮番又西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壘在焉鎮羌西北有黃羊川口內爲扒沙地多礦利美水草虜住牧往來其間以透西海即棄壤也夫右臂河西之盛控制羌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遐絕環固業與虜共

之誠由嘉峪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況鎮羌硤口南疆北塞遼不數武近邊跬步攻當塞反扼我吭又安能制御南牧之虜哉 國初置內屬番夷爲罕東曲先安定阿端等衛北連哈密南隔諸羌河首鹽池大稱藩翰自正德四年亦不剌以獲罪酋長逃遁而西乞地內附我倉卒無以爲應遂潰邊掠內地入西海破安定等衛諸番散亾因據其地南牧之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畧諸臣如彭澤金獻民楊一清王憲王瓊趙載唐龍等爲剿爲撫不遺餘畫然竟不得其要領議者至欲收哈密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

制死制不爲豺狼同室能保不嚙臣濟雖坐守之夷

然亦不得已之策也倘答有西海之行彼以新受國

恩約束惟謹臨邊番漢居民真無犬吠之驚我既信

其無他彼因遺置種類巢穴已定驅逐爲難今日以

盜馬名掠其番朋日以盜馬名掠其族方虜掠而即

講和既講和而即徵求已徵求而又虜掠生番不勝

吞食遂及熟番熟番不勝憑陵因擾內地不數十年

諸番破亡畧盡不特失我歲額中馬絕塞孤垂將誰

爲之保疆乎近有傳虜中諺曰指南來山川此我家

舊疆原非漢土其擄虜番族誘之曰爾不勝其擾不

卻拔帳歸我諸番感戴國恩不忍棄去有言之泣下者可以知虜謀矣今甘肅西寧之番其附屬虜部者十之三其貧窮無聊依虜畔牧在扒沙等川可數千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產而獻方物者十之九獨河以南脇于迫脇殘破服從尚少今漸圖渡河矣虜情豈遂已乎倘有附陰山雄傑之鮮卑安知不爲强國耶吐蕃欽陵欲唐拔去十姓四鎮至要郭元振曰烏江黃河關源阻奧多癘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窺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過數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

可斷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違甚虜進據腹心騷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爲殷鑒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論諸蕃關隴蜀漢且剝膚矣流來諸部有東虜有套虜東虜屬宣大山西套虜屬榆林寧夏總之則兩督府也如各虜出巢再有舉動或執拗恃衆而盤據不歸必其宣德意張弛操縱如馴擾禽獸服我籠檻或事機未偕勢必用威尤當異地同心不遺餘晝諸虜西來俱言仇殺老剌且云俟套虜吉囊及東虜順義王齊至方大舉而西自去冬以來聞扯酋急急于襲封事完則以送佛僧爲

名即來西海近聞虜使傳說春深草發刻期起行此雖道路流言而情形近的今聞扯酋使使傳諭海上諸酋不得先行過河搶掠蕃約之既來同衆耳信若此則河西寧有安枕時乎扯酋新偕酋婦寵受封爵方藉鈐束部落以安邊境豈可信其稱兵遠出伐我外藩緣虜以中國為恃番遂不敢挑釁以犯漢法其積憤深怨非一日矣頃虜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種之夷超距而從戎者至二千人其西寧南北諸番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屯聚掩襲歸途為諭一時雖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

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弦荷戈之兵衆可萬人即虜來無爲也虜果不來此語亦傳聞彼中虜猜疑遲回者久之誠以諸番委虜我爲懸示賞格且聯束附近族部使互相聲援總體指臂又陰傳諭虜中番且群謀不逞我收洞喝相持之功泯其首事倡率之跡

延綏所屬并馬市達虜數目

一枝吉囊十失兎等兄弟四人

一枝明暗台吉三千有餘

一枝吉囊叔父東哨莊禿賴怠吉二千七百餘

一枝必把失台吉貳千餘

一枝銀定台吉兄弟三人一千六百餘

一枝打兒漢台吉六百餘

寧夏所屬賣馬達虜

一枝切近黃台吉大男等兄弟七人四千餘

一枝切近黃台吉姪男莽素台吉二千餘

一枝松山賓兎台吉五千餘

一枝西失剌克炭台吉四千餘

久在西海住牧

一枝把爾谷吉五千餘

一枝把都兒台吉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古燕拆十能一千五百餘

一枝沙記打兒漢二千餘

已上四枝未閙過河

一枝克臭同男五百餘

一枝真相台吉同弟五千餘

一枝火落赤同男三千餘

一枝阿椨台吉同弟二千五百餘

已上四枝過河

套虜移住西海

一枝卜失兎同弟一千餘

一枝歹牙氣三千餘

一枝察罕打哈他十能二千餘

一枝莊禿賴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打正又名罕儈同姪四千餘

一枝黃台吉妻首領撒石倘麻害恰一千餘

東海移住西海

一枝順義王同一克黃台二千餘

已上共各虜約有三萬五千五百餘騎

內夷各土官總叙

即如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而王驥欲立

功名遂督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雖窮搜巢穴思任發卒不可得徒殺無辜數十萬驥且以功封伯其餘膺陞賞者殆萬計及再出師而東南騷擾軍民疲敝不可勝言矣若夫南甸麻陽隴水雖有叢爾小醜又皆界在腹內一或馭之失策未免調集客兵轉輸餽餉威未加乎醜類禍先被乎生靈近事良可鑒也

四川夷考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莊王遣將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代夜郎椓牂牁繫船因名牂牁國漢武帝發兵討之即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公孫述時大姓傅龍

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光武嘉之並加襃賞自後渠帥多姓謝氏唐與謝龍羽遣使奉貢太宗即其地置播郎牂夷珍溱等州宋乾德貢名馬丹砂終宋朝貢不絕元時內附　國初首領楊鑑率其屬來朝封爲播州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其後楊洪楊俊楊信俱有威名

黎州在西南夷筰都之地自馬氏之遺種也漢武帝定西南夷以筰都爲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漢民晉時爲李雄所據至後周改爲黎州隋唐爲登州唐天寶乾元初改

漢源郡後復為黎州五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據有其地宋滅蜀屬成都路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

國初改黎州長官司尋陞宣撫司

烏蒙

古竇地甸濮屬䍧牁唐烏蒙據之元時歸附置烏蒙

國朝改軍民府

烏撒

古西南夷地唐宋屬烏蠻元時歸附置宣慰司

國朝改鎮雄軍民府

東川

舊烏蠻地、元置東川府　國朝改軍民府

芒部

舊烏蠻所統據之、元置芒部路　國朝改軍民府

永寧宣撫司領長官司一　爲九姓其地秦爲蜀、漢爲益、上通雲南、北連川廣、

龍州宣撫司其地周爲羌氏在隋爲平武龍門、山高水峻、固塞之地也、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古蠻獠之地

松潘圖敘

我　朝開設松潘、東綴安緜、南控威茂、疊人之一

身松潘其首也安綿威茂其股肱也番酋比附于外

材官控禦于中嗣後五寨叛而威茂分三溪叛而安

綿出致使手足頭目各不相顧何以聯屬而成身乎

松潘之勢似合而其中皆秦越相視實則分也白草

之寨似分而其黨皆患難以相從實則合也

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二千八百五十九頃

七十畝有零上下各官軍各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

四員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

布政司原額茶課一千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

零原額鹽課銀七萬八十四兩零

茂州衛并疊溪威州灌縣四路主客官軍各兵一萬
四千一百五十二員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
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十萬三千九百
一十七石外倉二十收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二十
七石

安綿壩氏石泉四路各官軍各兵六千四百五十二
員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

四川行都司領衛六屬所七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爲里
六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秋米
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三千六百

石甫零

松潘邊考

松潘古冉駹地、漢時自筰以北、君長以十數冉駹爲大、武帝開以爲汶山郡、歷魏晉五代未嘗入寇唐初置松州、後改交州郡○貞觀時發蜀十二州兵討松外諸蠻、獲十餘萬、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爲吐蕃攻拔之、宋初茂州無城、知州事范百常、始因民之請而築焉、宣和以後、入寇不絕、元始內附、國初征松州及茂威

等處克之，即布松州地，置松潘衛。

松潘威茂總論

諸堡之卒，歲于內衛選官軍吏畨而戍，大約主客遊兵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但不知地利，不識夷情，恫疑虛喝，習爲上計，不聞有剡一矢、持一戟、攘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而望代，是奚足多也。曷若罷之，而養戍兵之費，籍土民站丁而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關餘丁可練而使也。無巳，則擇勇健者，量堡緩急分布，而汰其充數之老弱可也。松茂地鮮五穀，官軍待哺于內境，歲輓全蜀之糧數十

州夫餽糧千里手粟數錢民不堪矣而以實老弱之腹叵可惜哉乃若維州之城李唐故地也在戎虜平州之衝漢人入兵之路後吐蕃計取之日撫憂城焉李德裕帥西川悉怛謀舉城降其籌邊遺蹟可考也而沮于牛僧孺城竟棄先臣董軒嘗議欲棄疊溪移所高屯堡有八害三利之說夫入松有二道東自小河南自疊溪背羊腸一線之逕如人兩臂然胡可廢也而維州則其後矣即使無之不過太山斲一簣土耳

松潘二鎮為蜀城之右臂係全省之安危松潘不守則威茂之藩籬不固而沃壤千里之區亦幾于危蕩而不安矣松潘糧運之數有限而商販所取易窮故於秋成之後每米一斗價銀一錢八分或銀二錢及至經商不通閭戶坐索高價每斗增銀至二錢四五分者有之甚至青黃不接之時有錢無米無論齊民即官員之家懸釜待爨者亦有之故有身死未寒其妻下嫁于於部卒有子備員竊祿毋糊口於他人所以百戶徐榮至閉門忍饑而死而父母兄弟夫婦骨肉之間生不相保死不相顧者比比然也查得松潘

放糧事規每年四六十十二月支實米其餘月分皆
支折色此先時作者蓋以糧運之艱故支折色多而
本色少所以爲糧戶節省之計但所存恤在糧戶而
所苦在邊垠今照布政司買運松潘一鎮萬曆七年
分各倉糧米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八
升而松小等邊正官舍軍兵孤老共五千六百八十
一員名客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四員名若以每月米
銀兼支實爲利便又松地苦寒稱貸爲難往往山陜
富商携資坐取重利每借米一斗候至放粮之時加
至二三斗者有之窮軍細民甘心先支無如之何若

每月給米不至稍貸之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四

圖書編

邊類

建昌考論

建昌本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乃西南夷邛都國地漢武帝置越巂郡領邛都等縣晉徙郡治會無縣宋因之齊謂之獠郡後周置嚴州隋改西寧州後復爲巂州治越巂縣大業初改爲巂郡唐初復改巂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巂郡至德初沒于吐蕃貞元中收復大和中徙治臺登縣懿宗時爲蒙詔所據

改此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府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隸四川行省尋改隸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中罷慰司置建昌衛隸四川都司改建昌路爲府隸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昌衛爲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形勝東連烏蒙西距吐蕃中接中慶北鄰西蜀據西南咽喉衝要之處雖通商貨殖用地膏腴而土廣人稀竹籬板舍不事修飾善造堅利人甚長弩末之委

議制馭松州諸寨建昌餘孽

按蜀界在坤隅三面邊夷自漢武通道之後每煩中

闕其西北則爲疊茂爲松潘與氐羌爲界有大姓小姓小蕃大蕃之別在昔爲吐蕃憑陵之甚是李贊皇之所經營而未得其要領者也其西南則爲沉黎越嶲建昌諸衛連亘猓玀之外諸種盤據磨屯烏散靡有定在昔爲南中叛服靡常是諸葛武侯之所經畧而卒以攻心爲策者也

四川夷

四川山包緜棧水鎖瞿峽惟烏蠻阻其東南西抵番族龍州爲松番咽喉毎進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而內黨川壁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

我瀘敘之間宜有機權撓其醜類若乃碉門達引諸
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川夷考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一妄夷
與楊愛君殺妻同
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興師非狗猜
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
悵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
諸夷哉

八百館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

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始遣使元曾迷失將軍征之至成宗時其叛寇車里遣也先不花征之辛丑以劉深佩虎符將兵三萬勅雲南省各給馬匹征之癸卯劉深復請加兵哈剌哈孫曰海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元王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纔十之一始悔不用其言會有司議釋深罪哈剌哈孫曰深徼名首釁喪師辱國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深其爲恃遠叛服不常至元統初平章賽典赤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我　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刀攬那來貢方物始立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每遇改元、則頒給勅諭金牌勘合與緬甸同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蠻西至木邦北至孟艮、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其人性頗緩剌花樣于眉目間以爲飾男女服食、與木邦同事佛敬僧亦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爲禮境內有南格剌山山上有河屬八百、北屬車里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爲撾家、自古不通中國、我明永樂三年、其酋招攬章入貢方物、始置宣慰使司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阯西至寧遠北至車里北[illegible]

皆百夷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器用大率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曰招木中又次曰招花爲宣慰者即招木弄也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蠻名徹里又有倭泥貉獞蒲司剌黑角諸蠻雜居自古不通中國元世命將兀良吉觧音臺伐交趾經其地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置耿凍當孟弄二州　本朝洪武十七年酋長刀光歸附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在浪滄江之南接南海交趾人情頗淳

額上刺十一旗爲號境內猛永山杉木江

孟艮

孟艮府蠻名孟掯自古不通中國我朝永樂四年始來歸附置孟艮府東至車里南至八百西至木邦北至孟璉其土俗與木邦同

百夷館

木邦

百夷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命將伐交趾經其所部盡降之舊名孟都又名孟邦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至我

討與穆皆以略

朝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命西平侯沐英遣使往諭之其所部猛密有寶井為
木邦利府陶孟思歪領之陶孟者猶華言頭目也木
邦宣慰司罕揲以其女曩罕弄妻思歪罕揲死其孫
罕乞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木邦成化初
南寧伯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不許得自貢不屬木邦
大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遂怙勢無忌掠地自
廣十六年大監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疏猛密木
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興五者逋
猛密因為曩罕弄計遣人賫金寶賂政府求釋罪且

請授官政府許之遂授意都御史陳宗往撫之宗至
猛密曩罕弄恃有內援益踞傲不出迓宗旦要宗過
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得已從之曩罕弄乃曰我猛
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
大象矣寧能復入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侵木
邦地界之爲設安撫司以歪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詣
宗訴辯宗輒笞止之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
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盡奪木邦地罕乞奔猛
正由是孟養諸酋大不平遣大陶孟倫索提兵衛罕
乞聲言必滅猛密會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猛密

地還木邦、纍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爲世讐矣、其種類最繁、故以百稱、諸部落有木邦、有南甸、有干崖、有隴川、有孟養、有孟密、有孟璉、有孟羅、有孟楞、有孟定、有孟艮、有芒市、有景東、有鶴慶、有大候、有威遠、有鎮康、有甸灣、有耆樂甸、其民多百夷、不通漢字、

孟養

孟養宣慰使司、地名香栢城、元至元二十六年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爲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其民獷野小有隙即

搆兵相殺正統初土酋思仁叛據孟養地、官兵追奔
至緬甸購捕斬之、成化中思仁子祿以祖母琭帶及
諸珍物、賂鎮守大監錢能、能召見飲食之、思祿稍稍
縱橫、弘治初元給土酋金牌信符偶忘孟養久廢止
按舊籍頒給思祿遂謂　天朝復其官職、以符牌號
召諸夷畧、取旁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叅政毛科檄
思祿兵攻猛密、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為猛密所敗、
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
寨、科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　上不許、
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為鄰惡詿誤、願入蠻莫十七寨

贖罪、得比米魯、仍乞以一字爲宣慰如故、朝議遲疑不决、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緬甸館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兀良吉解屢討平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我朝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滇考記畧）史稱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余嬰罪投裔求、蒙

段之故于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玄峯年運志、其書用僰文、義兼眾教、稍爲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僰于三代爲荒服、漢僅剽分其方、雖胡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篝落而郡縣之矣、

雲南夷總論

雲南本徼外地　國初元梁王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偉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鶴繼膺藩屏平猺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慓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爲

寧鎮沅孟艮景東最強獷鎮南蒙化順寧雲盐差小
然皆向背靡常調濟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竊
尋靖盐自麓川虛耗中上孟養曲狗奸夷正統迄今蓋復反覆
特竭所靡遺正統四年孟養宣慰使司刀賓王昏懦不振其下
大酋思仁叛、刀賓王擁衆麓川、併有孟養地、遣黔國
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往征之、政乘勝追思仁至上
江、以無援力戰歿、　上遣使問晟罪、晟自知失律、遂
飲藥歿、廷臣皆言宜置思仁不問不聽、乃用大監王
振議、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發湖廣四川廣
西貴州及京營兵一十二萬往討之、思仁敗走緬甸、

驥遂割思仁所掠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酋長十剌浪、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思丫差酋莽剌札等六十四名進貢至京、俘獻僇、朝廷錄緬甸功、即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地、頃之麓川夷擁思仁少子思祿攻敗銀起莽、復有孟養地、驥知夷終不殄、遂與思祿約以金沙江爲界、令居孟養如故、其地東至木邪、南至南海、西至戞里、北至麓川、自司治東北至雲南布政司、凡三十八程、其俗居有城郭屋廬、地勢廣衍、有金沙大江、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

漢武帝始通滇國，置益州郡。明帝時，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冊南詔爲蠻王，語謂王曰詔。先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浸强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及宋熙寧，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寧宗平大理，立爲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遂分三十六路。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百夷之種類也。

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爲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竟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北狄不同蓋彼去中

國達其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貲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絶矣

貴州夷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　國初靄翠朱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堆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易節以文武大臣威懷有方

時稱馴順然壞時聯絡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酋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搆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海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

諸夷考

貴州夷種類非一曰羅羅有二種黑羅羅即東爨烏蠻白羅羅即西爨白蠻與六詔同種世居水西以安爲姓一名羅鬼一名爨人曰宋家皆曰蔡家皆中國之裔曰仲家曰龍家其種有四曰犵狫一曰犵獠其種有五曰祥犢其種亦夥曰東苗曰西苗曰紫薑苗曰費

爺苗曰阿和習尚各異力耕耆用刻木爲信好佩刀劒勇于戰鬭

貴州夷考

安貴榮者靄翠之孫也奢香亥靄翠之弟安勺立子孫遂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徼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遺類若諸羅亦獷悍耻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可用水西道移疊塞耳貴榮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參政怏怏薄之乃奏乞減諸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貴榮

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赦罪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于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當事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守有所

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滅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本之思耶所云奏功歷職事意亦如此夫剿除盜寇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纔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

君以一職或闕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棒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遑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義反之于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亮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驛竟不報

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入言貴榮族之酋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以貴榮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臆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

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可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始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竝勝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之解洪邈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丹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

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采安氏何與而友爲之說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郡同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凱黎有楊友酉陽保靖爲

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于朝。朝廷下片紙于揚愛諸人。使各自爲戢。分安氏之所有。益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埳。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也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

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朱衡候于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閧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世所殺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收立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恣横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諸蠻哉。其何能之綿永也。羅鬼戇而戀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强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受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儗。自尊無上。彼何數于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

勦必賴水西長彼絫傲萬一衡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貴州夷總論

高宗克鬼方疑卽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自巴蜀邛笮達牂牁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彼聲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於南詔葢有以也我　太祖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施亦服屬既　成祖復郡縣其地任土作貢服徭役與諸甸服同馬燁鎮貴州功獨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　高帝斬之誠非得

已至。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夷庭，執王酋而市肆不易，其淵謀睿算弘遠矣。

兩廣總圖

兩廣古百粵地，陶唐氏命羲叔宅南交時，已通中國矣。周宣王時，召虎疆理淮瀆，遂至南海，其詳不可考已。周衰，吳越更大，及楚滅越，其君長散處海上，猶蒙故號以自殊，有甌越、領越之屬甚蕃，故曰百粵。秦始皇帝利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渠以通糧道，（屠睢人姓名。秦制以御史監郡，故監祿。一曰史祿。）殺西甌君譯吁宋，（西甌今廣西。此蓋君長之名，侏偽之語也。）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夜攻秦人殺尉屠睢、秦乃發適戍以備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畧定其地爲南海桂林象郡、荔浦以南隸焉秦亡趙佗據其土、稱南越王、漢孝武帝平南粵、佗孫光降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眞交趾儋耳珠崖九郡、置交趾部刺史領之、治蒼梧、元帝時罷儋耳珠崖歷東漢非七郡、郡故吳仍漢制分領于荆交二州、其後分合浦以北、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屬廣州治番禺、餘乃屬交、六州治龍編尋又析置桂林今桂林府高涼今高州高興今化州寧浦今橫州四郡以附廣州而交州亦增新昌武

平九德三郡晉初以荆之始興始安臨賀來屬尋復歸之省高興入高梁復析置廣之晉興（今南寧府）東官（今東莞縣）晉康（今德慶州）新寧（今新興縣）永平（今梧州）義安（今朝州）新會（今新會縣）七郡宋泰始中置越州與交廣並三刺史部治合浦（今廉州）析置宋壽（今欽州）南流臨漳等八郡稍屬之又析置宋康（即高興）綏建（今四會縣）海昌（今甯會縣）宋熙（今高要縣）樂昌（始興南界）（今縣是）屬廣州而珠崖亦稍收為郡至齊又增廣之有齊安（今陽江縣）永熙（今瀧水縣）齊康（今海康縣）齊樂（今連州及廣西平樂）齊熙（今融縣）越之定川抱定凡八郡梁因宋齊三刺史部增置廣衡（今德英縣之西古含涯縣）東衡（今南雄）東揚（即義安郡）高（即高凉郡）瀧

廣（即廣州郡）羅（今石城縣）成（今封州縣）新（即新寧郡）越（即合浦）南合（即齊康）厓（即珠厓）安（即宋壽）等州、（以上俱今廣東）任以督列郡、又置都督府于廣、使持節以總之、及隋平、陳并省州郡爲番（即廣避煬帝諱）岡（即新會）循（即龍）潮（即東揚州）瑞（今肇慶府）封（即封州）瀧新高賀（今賀縣）合（即南合）欽（即安州）羅厓諸州、（即東廣）不能州者爲縣置廣循桂三總管、皆加使持節之號、大業初復置郡、罷州府、亦尋廢、唐興、復改郡爲州、置嶺南道、貞觀初、置嶺府東道嶺南西道東道領韶廣連（今連州）循朝康（即晉康郡）瀧端、封高春（今陽春縣）康（即越州）羅（即羅縣）辯（即化州）雷（即雷州）（今瓊）厓（即附）振（今州）儋（即儋耳）萬安（新厓州地置）諸州西道領桂柳宜

今慶遠昭今平樂梧潯邕諸州、尋又開邕州以西諸蠻峒置羈縻州數十、隸邕州、光化後為楚馬氏所據、五代時入于南漢、時交阯有丁部領者、自領交阯事、稱萬勝王、自是交阯不通于中國矣、宋平南漢、分為廣南東路、廣南西路、自廣部南梅今程鄉縣南雄英南恩惠以東傳海屬東道、高廉欽化南抵瓊南縣寧今儋州萬安今萬州吉陽今崖州振州與桂柳宜昭梧潯邕俱屬西路、元置廣東道宣慰司于廣州、海北海南道于雷州、隸江西行中書省、置廣西兩江道于靜、隸湖廣行中書省、至正末、于靜亦置省焉、明興、以廣部南雄惠潮肇慶

高雷廉瓊十府統曰廣東桂林柳慶遠平樂梧潯南寧太平思恩田州思明鎮安十二府江泗城奉議思陵利龍向武都康八州上林隆安二長官司統曰廣西各置承宣布政使司于廣州桂林領之後降田州府陞憑祥歸順尙各爲州故今廣西凡十一府十一州云夫兩廣極南地也故其氣候常多暑少寒少寒故霜雪不降多暑故瘴毒間作梧以西則漸甚蓋由山勢局促層巒疊嶂茂林深箐居人如坐甑中熱鬱薰蒸故瘴癘作焉

梧州府設立總府駐劄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一

節緣兩廣地方山川聯絡境界毘連一處賊徒頻年竊發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亦藉廣東之錢糧彼此相資利害相關

廣西戍兵

請勅湖廣等處總兵等官令後湖廣永州道州地方有事廣西官軍策應廣西全州興安地方有事湖廣官軍策應廣東廣西接境也方有事互相策應

治藤峽府江論

治藤峽宜速而治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窮要領蓋藤峽北趨武宣西極龍山而阻潯江三面

雖迂猶可邇遐所處者東奔耳然前紫荆後根姜谷有間道可透林峒阨此一隅而腹背迫戚譬之釜魚安可跳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北起陽朔南界蒼梧延袤三百餘里而江以東則恭城平樂賀縣通于連州江以西則荔浦脩仁永安五屯抵力山羅運其間岡巒遼遠蹊蹬寨阸兜瞰人稀村落漁散迨乎沿江為盜則又倚林伏草倏忽往來一有潛藏莫知窟藪官軍逐捕無所因糧越壑騰巔蓋難輸輓未欲破也愚以欲治府江則五屯永安荔浦平樂賀縣尤為要害皆宜以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鄉

導探其塞易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怯各營巢穴距險爲防然後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孤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故曰宜緩且征南蠻者莫利於結巢莫不利於漫走漫走則我軍不勝追逐而又有機械毒物潛發莽中畏縮逡巡曠日持久即有十萬之師未有能得志而返者也要知藤峽府江固難並舉若舉此而置彼亦非全功蓋猺獞親昵黨類即百里之外通爲一家必使東破則西來若無所居停西殘則東竄者無所寄食前後蹤壹乃可禽獮南蠻之倚山猶北狄之倚馬也

北狄離馬不能爲雄亦猶南蠻離山不能爲力也若夫景泰中流刼郡邑者皆四方客寇竊名姓而起非眞峽賊也雖然南蠻之俗鄙而難變戇而易欺是以衛所之豪世掌其土往往假借上官之法丁剝而戶漁之而鄉老廂長歲入其税以爲常額又譸張爲幻使不敢一控公門雖有向化之心無由自款稍不慊欲即指摘其罪駕以浮言駭上官而督捕此兩江通弊也

兩廣總鎮事宜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

東遠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矜研巖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今易爲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彌如徒杠令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類百里皆歷歷自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盻盡也諸蠻以此爲奧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宣武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傜女關九層厓極險阨者亦數十處峽以南有牛腸大峼諸村皆沿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

力山力山之險又倍滕峽又南則爲府江週圍蓋志百里其中多寘巖陝谷懸磴絶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殞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獞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猺亦憚之其言語侏僞重譯始解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猖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　朝廷比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酋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

毀兩廣守臣皆得罪會　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犴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甚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今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獮草薙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林畧可任　朝廷委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蔕之寇不旋踵而無孑遺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崑岡玉石之慘邪然非雍不能辦此也其機要則在斬參[illegible]

等四人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算已　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耶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困先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不同事而異形者不可執一論也

嘉靖中二役在王守仁則因湖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遂

將帥於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
賊素畏狼狼善搜扒宜行廣西該道調歸順下雷東
蘭那地等處狼兵以八千人自廣西貴縣登陸從信
宜至電白獅子堡分路入陽春為一大哨以三萬二
千人至德慶州入東山西山分四大哨令陽春為五
大哨每哨另召與寧長樂南韶土兵四百人責成該
道俱要素練者不得市傭充數統以參進一員不可
雜以浙兵浙兵欺狼擄奪其功反致壞事各用鄉民
為鄉導四望以防遮伏進據要害相度地形設立排
柵五哨結五大營每營各擇諳熟地利鄉導二十名

勿輕接戰、

廣西夷總敘

廣西夷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甚、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大藤峽險深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潯諸境、卒不能扼剿、桂林之北六峒爲巢、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道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三盧再叛思田更强、姚鎭勦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

三江諸夷考

三江諸夷其先盤瓠之裔今據廣西諸險其最矯驁者唐之西原宋之廣原今之田州大藤是也唐黃氏最強與常氏儂氏寇據十餘州大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落宋時儂氏世為廣原州首領後儂智高倡亂僭帝號宣撫使狄青討平之國朝成化間都御史韓雍討平侯大狗等嘉靖間新建伯撫田州破斷藤三江連亘千里半八猺夷而瀧水恩田之地更為盜數背孔牲善請擇良吏嗚呼制獠上策無踰此矣

猺人考

黎今儋崖瓊萬州鳴上蠻也鳴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內為生黎外為熟黎山極高在霧靄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翠尖如浮空中然其山水分流四州熟黎分隸諸州耕作其地供税役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税役至於山巔雖生黎亦不能至在唐為瓊管之地宋紹興中黎州王文滿連結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砦復犯省地廣西發兵燒燬巢穴生擒黎賊亂遂定乾道中屢招諭之生黎質直獷悍不復王化亦鮮出為患熟黎貪狡兩廣福建之奸人亡命逃居其間我　朝廖永忠既平

廣東海南儋黎夷未附後耿天璧擊平之

猺獞獠蠻諸夷種類考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下令有能得犬戎吳將軍者以女配之閱三日槃瓠含吳首至（槃瓠帝嚳狗也）不得已配以女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爲衣服好五色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于是始迎致諸子言語侏儺好登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種類滋蔓散處四方號曰蠻夷（出後漢書）其在廣西則有猺獞獠蠻之號曰猺者初靜江之興安

義寧古田營州之融水懷遠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中多姓槃氏椎髻跣足不供徭役種禾豆山芋雜以爲糧截竹筒而炊暇則獵山獸以續食俗喜讐殺猜忌輕死又能忍饑行鬬履險若飛兒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蹠使頑木不仁故能履棘茨根枿而不傷（出虞衡志）

曰獞者慶遠南丹谿峒之人呼爲獞初未嘗至省地元至元間莫國麒獻圖納土命爲慶遠等處軍民安撫使自是獞人方入省地今貴之荔浦修仁永福最多在宜山邊境及思恩者近日編入版籍謂之熟獞性畧馴達者謂之生獞梗化不可制服在忻城

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二長官司者尤爲兇狠曰獠者左右兩江谿峒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以射生爲活一村中推有勇力者曰郎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列火禱焉經夕集衆往視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而二月旱自以爲不差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花面赤裩之屬凡二十一種出虞衡志今按飛頭鑿齒諸事殊附中使交錄亦書及之曰蠻者有撫水蠻在宜州南康隸黔南其酋皆蒙姓以藥箭射生爲活取鳥獸盡即徙他處有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爲豪

又有黃氏居貴澄洞其隷也有廣原蠻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絶深阻頗有邑居聚落出宋史今郡縣之外羈縻州峒多皆蠻地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稍有稱名者羅殿自杞以國名羅在宜融之西邕州之西北唐會昌中封其帥爲王世襲爵焉出虞衡志

議處猺獞

夫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隷之土官而猺獞地隷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

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皆爲狼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之患矣

議華通夷之弊

猺獞之性本自愚直其桀驁貪狡者百中之一耳未亂先治已發討擒夫亦何難惟有罪軍民脫逃廝僕亡匿其中唆引劫奪以報私憤無藉士人鄙惡商藝游息其中爲之謀畫以分貨利是以各賊出沒不常横行無忌銜事之設本爲體探賊情一有軍據趣先走報撫安之設本爲招撫猺獞寇賊生發返爲掩飾

是以有所倚賴敢于弄兵及其罪惡貫盈勦伐必加掾房軍牢獲其常例往往洩使先爲備狼兵進山受其私賄往往賣路縱其逃匿是以兵至則遁兵退復亂郎令有事于地方先期拘集緝安撫去鄰商藝禁于一室令其開報極惡村分若干亾命奸徒若干與夫地之險阻阨塞路之多少遠近或征或勦就以此輩爲之鄉導有功之日免其前罪有漏洩以軍法處治其文移往來尤貴密速毋仰掾牢得以先漏調兵發兵亦然勿令白兵得以賣路

五屯要害

按廣西五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峽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滌江門之衝為諸猺要道其間山泉佳秀樹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祿其居而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鎮兵以守之借其力以為用亦一隅雄鎮也

制馭大藤八寨諸巢議

按粵西有曰大藤曰八寨曰連城曰六十三山曰七山等巢粵東有曰羅旁曰王母曰雲稍曰毋雞等巢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旁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年動眾數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振山谷為空乃粵

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旁畏威悔罪乞憐求赴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并稱寧謐者謂當時收兵大旱經畧事宜尚未萬全逃匿餘黨尚未捜捕乃不踰年舊日餘孽呼携潜出一省所患者在八寨兩省所患者在夾勦故當時論者請且置八寨而先六十三山等巢則各寨悔罪如其不悛乘餘威殲之易矣

湖廣夷

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連川貴溪洞深險難撫易亂彭氏富强雄脅諸司自宋迨

余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湊統馭嚴飭所過歛戢以故順靖之禍不獨襲楚永保之憂豈直苗夷也

秦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得相爲應援而表裏受兵又無所逃遁數歷故得以草薙而禽獮之

五溪諸蠻

五溪諸蠻其先槃瓠氏之裔今湖廣廣西溪峒中諸夷皆其種類卽漢光武時馬援所征服者在北魏有冉氏田氏向氏殷落尤盛唐末五代時寇無寧日宋

太祖得蠻人秦再雄以爲辰州刺史諸蠻懾服蠻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至南宋以章惇爲經畧舒氏彭氏蘇氏楊氏相繼納土置沅州誠州後改誠州爲靖州元雖置郡縣叛服不常國初命周德興討平五溪蠻正德間以都御史秦金討平郴桂土人龔福等嘉靖初有蠟爾山苗之亂又有符子坪土官田興爵之亂命張岳討平之各夷多取湖南古巫黔中地即今之辰常靖施永順保靖等處是也

鄖陽流賊

荆襄流逋自元已然山深土沃跨湖廣四川陜西之

開劉千斤野王剛藍鄢老人廖麻子何淮喻思俸徐學楊文政李胡子小王洪等擾蹟無寧時自撫治鄖陽之設寂然樂土流逋不特爲避逃計實所以利之自終南一帶東至荆襄其地饒肥閼曠物產天然之利

虔鎭事宜

南贛盗賊其在南安之横水桶岡諸巢則接境于湖郴在贛州之浰頭岑岡諸巢則連界于閩廣接境于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于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

桶岡後山陡絶崖壁結搆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跡所不能到賊若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

記三省夾勦橫水桶岡

江西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部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浰頭接境浰頭係大賊池大鬢等巢穴有衆數千

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來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股除之稍易但其倚藉浰頭兵力以為聲援攻之則奔入浰頭兵退則復出為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以湖廣言之則桶江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江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

虔鎮總論

按南贛汀漳等處惟贛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巢交于閩賊魁詹師富等據之其西橫水左溪桶岡諸巢交于楚賊魁謝志珊藍廷鳳等據之其東南三浰九連諸巢交于粵賊魁池中容等據之不時四出刼掠為患屢年三省撫臣往往相為觀望急則議請夾勦毋論將兵始集集則兵已竄匿徒縻餉費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及王文成受命巡撫南贛躬率諸道進兵取上杭出其不意直擣象湖乘勝破長富及水行等四十餘巢漳南平十月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左溪再鼓而滅桶岡三浰賊猶悍黠擬官僭號

開各巢破懼而佯款陰增機險穽毒以虞王師文成故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渠魁遂舉兵擊其解又一鼓而破三洲

內夷總論

按夷狄之見於經者始于三苗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峝山箐之中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蠻也其鬬最輕捷者曰猫即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其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　國初于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

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北之義。禹丕叙之意也。

終